

文 言  
小 说

# 夜雨秋燈录

〔清〕宣瘦梅著

岳麓书社



文言  
小说

# 夜雨秋燈录

〔清〕宣瘦梅著 张志浩标

岳麓书社

## 夜雨秋灯录

宣瘦梅 著

张志浩 标点

责任编辑：伍国庆

\*

岳麓书社出版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  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

\*

1985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90,000 印张：9.875 印数：1—56,000

统一书号：10285·43 定价：1.60 元

# 夜雨秋灯录目录

(119) 卷六

## 六 卷

千禧小 (881) 幽香笺 (861) 手刺兰徽 (851) 童好木

卷七 (811) 卷八 (811) 卷九 (811) 卷十 (811)

(121) 朝

## 七 卷

卷一 (811) 卷二 (811) 卷三 (811) 卷四 (811)

## 卷 一

青天白日 (1) 银雁 (7) 王大姑 (13) 雅赚 (15) 东邻墓 (19) 吴孝子 (25)

## 卷 二

龙梭三娘 (28) 迦陵配 (32) 刘子仪膏药 (38) 忠魂入梦 (39) 奚大瘤 (42) 玉红册 (47) 一声雷 (50) 应声蓝面鬼 (53)

## 卷 三

桂林臬署三异 (55) 烈殇尽孝 (56) 父子神枪 (61) 珊珊 (66) 麻疯女邱丽玉 (73)

## 卷 四

佟阿紫 (81) 雪里红 (86) 卯生艳遇 (90) 假五通神 (93) 郝腾蛟 (99)

## 卷 五

卓二娘 (105) 丹青奇术 (110) 范小仙 (113) 郁绿云

(116) 樟柳神 (123) 古铁剑 (125) 丧事演剧 (127) 谷於菟 (128)

## 卷 六

木孩童 (130) 痴兰院主 (135) 沉香街 (138) 小癞子 (140) 嵇耸歿为文信国冥幕 (143) 丐癖 (146) 发绣佛 (152)

## 卷 七

大脚仙杀贼三快 (154) 南郭秀才 (158) 驴化为履 (160) 树孔中小人 (161) 楠将军 (165) 昙花记 (167) 博山两贤妇 (169) 珠江花舫 (174)

## 卷 八

金竹寺 (179) 石郎蓑笠墓 (182) 马姓 (187) 离垢园 (188) 陶庄 (193) 十文莲 (197) 古泗州城 (200) 独角兽 (202)

## 卷 九

先觉僧 (204) 华疯子 (207) 补骗子十二则 (208) 某广文 (221) 三官救劫 (222) 雷神 (223) 汤文正 (224) 卜者梁翁 (226) 小王子 (228)

## 卷 十

科场五则 (231) 姚幕府 (238) 周封翁 (240) 陝邑官亲 (241) 同胞三鼎甲 (243) 义猫 (245) 李老 (247) 丁养虚 (248) 阮封翁 (251) 赵甲 (252) 转女为男二则

(254) (255) 田小波 (256) 朱帝言代 (257) 第二卷

## 卷 十一

妓笃故谊(257)破镜重圆(258)珠妓殉情(260)四川某贾轶事(262)记瘦腰生眷粤妓莲真事(263)崇川侠妓(264)冶游遇故妻(265)阿韩传(267)九月桃花记(268)记珠江韵事(270)得新忘旧(270)女仙降乩词(272)船女奇缘(273)情死(274)记邗江张素琴校书毕命事(275)记钱姬假途脱籍事(276)记紫蓉女录事逸事奇逢(277)记珠江才妓事(279)蚌精(280)品花剩语(282)李芸小记(283)

## 卷 十二

吴门张少卿校书花烛词并序(284)虎阜名姝与榕城生逸事(285)西冷太瘦生偶记(290)情种轻生(291)接录和张少卿花烛词(292)张少卿题虎阜寺壁四绝(293)玉峰樵客游虎阜题壁绝句并序(293)和张少卿女史虎阜寺题壁诗原韵(294)和张少卿题虎阜寺壁绝句并序(295)双龄小传(295)涑阳女子题壁诗(296)一度风流千贯钱(297)天缘巧合(299)珠江风月(301)记李三三逸事(302)姚倩卿小传(303)郑素琴小纪(305)马双珠小传(307)胡宝玉小记(308)

# 夜雨秋灯录卷一

金瓶盟。朝朝可双，南来雀斥，瑟瑟木一，非西半季。幸之中  
赫林宜城而然。臣臣成筑感报，桑叶野法，既集群游喜杖，还  
，耐耐感拜。科丁强断小，苦更雷傲幸。莫耐能同刃刃，半真  
，更疑期肯成意。收来以益白册，封册得奇，艾未而着青天  
，家此进再，兼袖耐始，木之真前感切，言取博奇。湖始总  
黄单立，疑为强对真法。起庭而量微特，并不而望深心。西  
期同戈，介主曰里，双聚敏小。寄青少册，意许要耐进切，耐  
事。通又佩面，调一昏断。目陈于想炎耐，耳敏于此日事。心  
愿切耐，耐能感亦耐耐，科三十弹家，结之耐耐。青天白日

浙人南官认庵，以字行。幼随父瓠宦于粤，清廉，窘其橐。母先逝，父继卒。亏庠款，将系狱。素审叔璧幕于苏，欲往依之。潜焚两亲骸，以竹箬负之，徒步逸。餐风咽露，跋涉奔波，一载始抵。寻叔无耗。时苏正岁歉，益困急。倾守囊钱，购半亩地，瘞之，志以碑；结茅若团瓢，守其侧。蓬头垢面，沦入乞儿，剩饭残羹，尚知荐祭。时年仅三五，性孝且慧，貌癯不枯。闻吴儿山歌，学之，即当伍氏箫，始免馁。朝村暮郭，倏忽三年。

偶倚古寺门，向阳打虱。面即贵家园，时见美人楼上眺。顷一小鬟，艳年二八，出而反掩其门，行向西。忽伏草际少时，整衣去。知为小遗。甫数步，即若有膩物坠地，软无声；呼告之，婢不觉。遂掩襟往覘，锦袱也。中裹金玉钗钏，珠宝零星，贖以鱼函，折作方胜。书云：大白言。悲不指目，新

“十郎哥哥足下：妹谬以陋质，获配清芬；亲上做亲，幸中之幸。牵牛西北，一水盈盈；孔雀东南，双声隐隐。盟深金石，妹喜嫁得梁鸿；劫转沧桑，郎忽贫如司马。然而鲍宣对挽鹿车，阮氏何嫌馐鼻。幸鸡窗攻苦，卜鸿路飞腾。敢怨标梅，抚青春而未艾；惟祈折桂，脱白袷以来迎。逆知青眼频更，红丝欲断。每听狐语，似怨前度之冰；欲倩蜂媒，再接他家之酒。心石坚而不转，辞簧鼓而须防。若真挟瑟改弦，定弹黄鹄；时拟传笺布意，恨少青鸾。小婢娟奴，虽曰主仆，实同腹心。事已迫于燃眉，情实殷于刺目。遣寻一鸚，面展双鱼。奉上缄泪之句，断肠之辞，宛转十三行，预仿苏娘织锦；附以缠臂之金，搔头之玉，珍珠一百颗，聊为匡壁添光。不尽缠绵，泥中人再为晓舌；未敢陨谢，囊下材急不择音。敢布愚忱，伏为怜鉴。某年月日，秦氏小妹贞璞，衿衽手肃。”

南惊读一过，诧曰：“险哉！东床落魄，富儿赖婚，钟情者越礼冒嫌，进疗贫方，若为他人拾得，则婢固命尽，即迢迢牛女，亦复睽违，鹊桥无日矣！曷坐以观之。”

少顷，婢返，面色灰死，仓皇觅榛莽间，不得。仰天叹曰：“奴死不足惜，负主人托，奈何！”南笑曰：“娘行失何物，值何言死！”婢闻其言有因，哀祈曰：“好男子，曾寓目否？”曰：“卿能明告我，或者璧能返也。”曰：“我秦氏婢娟奴，日伴女公子，主见婿家贫，欲改适。女公子日夜哭，妾怜之，请以妆台中旧蓄者约五百金，裹以鲛绡，附以雁字，亲去作寄书邮，付于小檀郎，嘱入都，谋战捷，好亲迎。堕其物，必泄其谋，乌能不悲！”言已大恸。曰：“原则将若何？”曰：“死耳！”



南探怀与之，曰：“是耶非耶！”婢见即伏地叩。南挽之，示殷勤。婢曰：“子乞人，得暴富，弃之甘乎？妾将何以报？”曰：“报我不难，恐我之所易，子之所难也；我之所甘，子之所苦也。”曰：“试言之。”曰：“仆虽冠，犹童子身，子貌美极矣，未知能令我真个销魂否？”婢赧然。徐报曰：“君姑待我，行行即来。”婢赍金玉去，南亦动勳出东郭。

三日后，偶经园外，远闻莺声，唤曰：“来乎！”仰视之，婢也。笑而招以手，门砉然开，南遽掩入。湖山石畔，芳草如茵。婢曰：“以此聊报大德，可一不可再。”南曰：“诺。”方将偃抱，见婢以红罗盖粉面。南笑曰：“子秀色可餐，方欣饱看，博须臾欢，何吝而抑藏乎，亦娇羞故态乎？”婢以纤指向上曰：“青天白日，不怕神明耶？”南蓦如棒喝，情魔潜遁。遽起曰：“子畏神明，仆宁不畏乎？”持竿携篮，喃喃诵“青天白日”四字，出门去。婢遥遥致声：“君每日日中来，当分已食果君腹。”南瞑目狂奔，亦不计园门闭否。

明日市上行，有一相者，呼曰：“丐者来，子卧蚕下，何来此阴鸷纹，应在三十六日，必有非常遇。”曰：“吾日唱莲花求生活，免沟壑足矣，尚欲追踪荣阳公子耶！”曰：“不然，验当酬若干？”曰：“十千，诬则若何？”曰：“挟我双眸子。”曰：“先生眸子危矣！”至三十五日，丐如故。走告相者曰：“眸子权寄尊庞一宵稳。”相者又视之，拍掌曰：“得矣，边城紫气透，当先得财。”南曰：“诺。”明午步长街，忽有牵其裙者呼曰：“月儿耶！”南颈有月牙痕，故小字月。视其人，鲜衣怒马，貌若贵官。姑应曰：“然。”其人惨

涕，曰：“儿何至此？”南萼忆曰：“璧叔耶？”曰：“然。儿盍随之归寓。”庐中起居华灿，叩阿婶，亦甚慰。因缕述颠末，哭失声。叔曰：“久审尔父母歿，特函询，无回字，乃在此耶！吾年老囊富，无子息，今得犹子，不愁继续矣。”立命婢媪，为更褻褌，且濯香泉，依旧翩翩，颜色焕发。婉述相士神，叔命以十千酬之。欲招之为叔鉴慈颜，不许。旬余，忽以千金付之，曰：“儿既废读，当学贾。”以齿稚辞。曰：“试为之，无不利。”

南束装买棹，过江运白粲，大获。明年今日，归省叔，至则门户犹存，第主非是。询居停，曰：“子去后，尔叔亦他徙，且不知徙何处。”南茫茫无适从。因思江北新置宅，曷归而侦访，扫墓瞻仰。榜人频催，腰缠馀五百金，即全购柏油压船。渡后，北风怒号，江冻十日，不能解。柏油值顿昂，获利可十倍。更于宅前设缎铺，以三千金为母，招老成者四五辈，司出纳。

又一年，心不忘叔，一人渡江，搭航船，至中流，风大作，浪如山立，霹雳大震。同侪者十数人，咸见云中现极大四金字，曰：“青天白日”，笔画分明。众诵佛禳之，而字仍现。雷复鸣，船几裂，众急曰：上天已明示恶人，事各自省，无累他人。南挺身告众曰：“此仆隐事，诚不可以告人，敢相累乎！”急向怒流，踊身投。昏懵中抱得枯槎，听其掀簸。耳听雷雨骤下，火光窜金蛇。须臾霁，视此身如一点萍乘万里浪也。忽一官舫，鸣锣挂帆来，呼曰：“速救活抱槎人，赏十贯。”旋来红船，挈而登。官舫人非他，叔也，互惊。问叔何

处来？”曰：“吾移居通州，偶游紫琅山耳。尔父母墓无恙，尔之心曲吾已悉。媼奴已随秦家女适婿家，婿果贵，即迎娶。尔事缘未至，毋躁也。”同之通寓，见媼安好，婢仆更多于苏寓，不敢问。居二日，袖出小折呈叔，曰：“此年来子金总目也。”曰：“烦甚。曷携去。”翌晨辞别，叔又赠以数百金。

抵苏访媼，果如叔言。忽遇弄船人，惊曰：“君尚生耶！若辈皆震死。船覆，吾抱缆始免，顷泊此修治耳。”南出资赞助之，即假馆舟子家。

偶倚白板闲眺，见一美人，乘香舆，随仆媼；复又一婢，乘下泽车，貌酷似媼。尾行三四里，至一尼庵，美人登殿，拜如来，仆媼憩游廊，庵主献香茗。婢闲步，偶见南，目荧荧低唤曰：“青天白日。”南失声曰：“咦！媼娘耶？”婢问“何遽华洁？”告以故。曰：“钟情者，尚恋旧耶！”曰：“中怀无一刻忘。”曰：“彼此有情，尚不审姓氏，令人齿寒。”又详告之。旋闻内呼媼，美人偕去。南惆怅无聊赖。

踰丛葬处见一大家，碑云：“东浙寓公南官讳璧玉人先生之墓。”志文详叙夫妻同卒于苏，死近五载，旅葬于此，以待游子南官认庵他日寻觅。撰书者，里诸有郁昉。南读毕大惊。回忆叔媼面目，不知此墓中人，何既同名氏，且犹子亦同名，必无是理，而竟有是事。

归访文学士，知郁昉第，具冠投刺入拜。昉憬然曰：“君颈有月牙痕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令尊叔甫生时，与先大夫莫逆交；先大夫逝，叔甫老伉俪亦相继逝。易箦前数日，坚

嘱鄙人预后事，谋吉壤，作墓志；并嘱君如回苏，即为继续。君从何知有仆而惠然肯来耶！”南以见墓志对。曰：“幸不负先人遗命也。”南感额以两次遇叔告，求解惑。曰：“令叔甫生习吐纳，歿能解脱。如子言，其仙去乎？”南遣人如通访叔，杳矣！遂移两骨函，依叔墓重葬。双冢峨峨，加以封植，手自撰文，勒石纪事。

昉视之，喜曰：“子尚能习举子业，何自弃。”盖昉已前科北闱中经魁，因款留，教之读。是秋回浙中副车，昉开筵为贺，鼓吹大作，泥金署墙，把酒向南曰：“君贵矣，芳年二十有一，尚欲歌朝飞雉耶！”曰：“弟有旧盟，痴心拱候耳。”曰：“愚兄代觅佳人，为君权署县君何如？”言未已，即有婢媪扶一美人，出与交拜，南不知所措，昉挽之拜。两行画烛，送入洞房，亲为反扃双闼。临去顾内曰：“今宵好报恩，毋再怨我夫妇累汝。”

漏静，揭巾微睨，则红粉露垂，香肩玉削，颇似娟。亦低唤曰：“青天白日。”新人微粲曰：“闷葫芦打破矣！”南闻之大喜。始知尼寺美人，即昉妻，当日寄书人也。夫贵，娶已两载，极敦爱。娟重见南，始为贞述南来访始末，贞为昉述。副车之中，赖昉力夤缘关节，始获隽。其所以不即以娟与之者，恐误读耳。

少顷，入帏绸缪，犹处子。明日谢昉，昉亦谢。至是始道破。昉曰：“君遇遗金不拾，仆亦留全璧以待也。”从此秦越一家，亲爱如手足。南旋即援例谒选，官扬州司马。携娟娘他去，颇不自讳。每谓僚佐曰：“不图黄榜中亦有卑田院中乞儿

也。”

懊依氏曰：昔披裘人云：“仆岂拾人金者哉！”然高人遇之易，乞人遇之不易。至美色当前，悬崖勒马，此等功夫，尤不易。伟哉南宮，宜乎苍苍者报以厚德也。吾愿普天下男儿，无论富贵贫贱，当人人书“青天白日”四字于座右。

## 银雁

江西某郡，有地师杜君香草，青鸟术最精，尝与富室儿李十九友善。其父故，杜为走山谷觅地，草屨几穿。阅三载，始得一穴，沙水分明，良为吉壤。居邑之东山，距李宅四十余里，山故幽僻，树木葱茏，游者听樵斧丁丁，与岩寺午钟相问答；而西山居其前，俨如屏障，苍翠溢眸。杜得意非常，告李曰：“此福地也。令尊人古道，为乡里重，居此，谅无愧焉。愿公等更修德以培之，则子孙贵真莫及。”不日，杜为点穴，李兄弟扶椽窀穸事藏。杜往浙，应贵人聘，厚赆远行，一别两载。讵葬后，家道反不如前，逃亡人口。其兄李十八，夫妇亦偕亡。遗一娇女，名银雁，弥留时，殷殷以弱息相托，泣曰：“吾夫妇他无所恋，惟劳吾弟看顾银儿，则瞑目泉台下。”十九亦泣受遗言。

女年甫十四五，风致袅娜，不惯操作。其妇翁氏，黑心符也，时于稿砧前訾犹女懒惰。久之，遂信。垢面蓬头，沦入赤脚。女始伏枕上泣，继对木主啼。妇怒施鞭撻，女奔告叔，反

繫其手足而毒楚之。诸婢环泣，伏叩请代，不许。雪肤流血，一线仅延，妇怒犹未已。幸先陇邻庵老尼来，为翁氏讽受生经，急代缓颊，始释。

明夕，妇欲礼佛，索温水盥手，女误以冷水进。大怒，欲笞其背。女惧，奔投门外溪水，见亡母冉冉自林中出，悲告女曰：“儿无苦，且随老尼遁空门，则生矣。”言已即杳。女正惨痛，忽闻门内喧嚷，翁氏自批颊，作亡母声，詈曰：“狗贱根，何仇，欲杀吾女。”十九奔入，知为亡嫂怒妇恶。代哀之，即唾其面；数责万端。急寻女，得于门外，审觅死状。携入，妇即抱女，哭失声。旋又自击，以木杵捣阴户，血淋淋流出穷裤外。禁制之，力猛如虎，一室大哗。邻舍登墙窥，鸡犬皆惊。

老尼素与银母善，合掌曰：“善哉善哉，大娘何暴也，老身为证，嘱渠改过，善视银姑。”不许；“早为银姑觅佳婿。”不许；“寄养戚里家。”仍不许。尼戏曰：“无已，其将付老身携去为弟子乎？”妇闻即稽首拜曰：“愿以掌珍，烦大师接引。”问女愿否？曰：“愿。”十九知不相能，亦听其出家。

明日亲送之庵，拟即削云鬓，尼曰：“尚早。”瞑目，坐蒲团炊许，张目笑曰：“溪水何妨随石转，岭云更有出山时。”十九临去谓女曰：“儿有所需，可暗嘱师父来取，毋轻蹈不测也。”女涕泣牵裾，尼大喝曰：“痴儿，既皈依三宝，尚作婴儿恋乳状耶！”急送十九出，掩庵扉。由是扫地焚香，钟鱼梵呗，渐授以禅课焉。

年余，十九益困顿，戚属咸云：坐新阡不利。有识者云：

右沙太耸，即利，亦只发女家。明年杜归，目睹李之情状，大惊。心亦疑殡官风水。然昼则走山谷，夕则挑灯，比对书册，均无误，终不识致困之原。

一夕，假归家宿，夜梦天女至，烟鬟雾鬓，仪态万方，告杜曰：“汝亦知李墓不吉所由来乎？吾山神也，特以诗句告汝。诗云：‘千里来龙结一匏，左根右叶长根苗；天生福人住福地，无愧惟有西山樵。’”杜心欲咨白，而天女遽作霹雳乘云去。杜惊寤，急往西山，寻一泛常穴，为李迁葬。诡云“前穴地脉，为山风吹破，不足宝也。”暇则裹粮入西山物色樵竖，匝月无一遇。

一日暴雨至，视岭右有衡茅数椽，急奔避。一婆婆老妪，縗服出应客。堂上悬桐棺七尺，穗帐凄然。云“伊稿砧，亡周七年。”问“有哲嗣否？”云“仅一，杜姓，佛奴其名，盖渠父梦佛而生者。因贫习樵采，日在东山云深处。”言已唏嘘。向外翘首，云“顷将遭雨，恐归来又似水淋鸡。”旋入，以山茶炊饼餧杜，餐饮颇甘。

须臾，一少年荷樵冒雨归，眉目端好，气宇不凡，见客支揖如儒者。杜知是佛奴，自陈同姓；佛奴入，与母言。少顷，又出与为礼，如见长上。杜喜，与闲话，辞均闲雅，无俚语。告妪曰：“文郎不俗，何不令读书识字。”妪曰：“儿幼曾就村馆，渠父既歿，未亡人又衰迈，全赖是儿斧柯供菽水”。问佛奴年齿，则云十七。是夕，即就地借稿，止杜宿。晨起，出腰金二两，酬茶果费。妪笑曰：“母子虽贫，而非卖茶果者，矧同宗者耶！”坚却不受。杜知不可强。后累过其庐，礼貌均

不衰。

一日见佛奴获双雉归，烹而登盘，味极鲜美。盘有余，收入供母；及偷瞰佛奴，则仍咽粗粝。杜大敬重。告奴，拟为佛奴觅佳偶，奴喜曰：“几年已冠，得宗长作伐，大好事。但一贫如洗，谁肯以娇女嫁樵人子耶！”问“渠父可有葬地？”曰：“野葬耳！免入漏泽国足矣，尚敢卜牛眠欤？”曰：“不难，仆有吉壤奉赠，他日贵显，幸无忘指引人。”奴敬谢称善。

杜向李十九索前地，云“有远族孤寡，请以所弃者与之，需值当不吝偿。”李慨然不吝。杜欲立券；李本拟以百金酬杜，至是遂兑立百金券。杜持往，与奴諏吉。佛奴集众樵，舁父榱，诣葬穴。杜命刷五尺，无移旧穴，而深倍之。甫掘尺许，得一物，非土非石，状类鼃鼃，背有篆文曰：“识者杜，葬者杜，宜子孙，贵且富。鲜德之家莫妄觑。”

葬已，杜又远行，佛奴仍习樵。每晨过父墓，辄见蒸腾，如釜上气。瞬届严寒，佛奴正痴望，忽白气接冻云，缕缕然，漠漠然，落落然，霎时雨雪大至，衣尽沾濡。知岭下有尼庵可避，急趋叩开，适老尼打包出门去，遗银雁独居绣佛幡。开门放入，见其寒战噤栗，怜之。引投灶下，燃火烘湿衣，以师之布衲与己之紫布裤与之换，更炊豆粥与餐，战始已。天霁衣干，佛奴欲辞去，一转瞬，则他衣俱在，而已之布裤竟乌有，穷觅不见。女恐师回，催促且去，嘱乘间寄裤来，慎勿寓师目。其母嗔其归晏，具告所以。奴心德女，视紫布果为女之衷衣，疑有染，叱责之，佛奴力白其无。明日，奴亲送裤与女，而老尼已归，见而穷诘之，大怒云：“清静道场，淫婢何得污佛地。”



立命走出。妇同女跪求，不许。女对佛自誓。尼冷笑曰：“佛远在大西天，不似社稷神，管尔牙疼咒也。”女愤欲自缢，解带挂庭树，妇趋救而尼犹怒。姬亦怨曰：“老秃厮，乃徒以慈悲获罪责，然则定逐伊何处去？”尼曰：“听自便耳！”姬知女不愿回俗家，曰：“曷随老身去。”女犹踌躇，尼遽抚掌，曰：“妙哉妙哉！速去速去！”立即驱出，掩双扉。

适杜正归，来看姬，见姬携女至，惊询何来，详告所以。女伏地涕泣呼杜叔，杜喜曰：“前云为佛郎作冰者，即此女耳。此中有天缘，幸勿错过。”约略告十九，即慨分游囊，代谋花烛，俾合卺。小夫妇极伉俪，事母又至孝。姬对女流涕曰：“吾母子食贫惯，未免苦新妇。”女笑曰：“儿昔遭婢苦虐，如活地狱，后入尼庵，已若安乐窝。顷得阿母与郎怜爱，更居天堂最上层。”姬为之解颐。每牧豕，分郎苦，姬不忍。女曰：“儿自乐为之。昔之牧豕迫威虐，今之牧豕由心愿，何害？”

杜一日携白镪二锭来，告姬曰：“母今新娶妇，添食指矣！明年秣价必昂，请假此预收秣，俾佛郎渐学权子母。”三却而后受。是夕，银雁牧豕回，见姬以银示佛奴，曰：“是区区者，亦犹之铜铁耳！奈何有则生，无则死，不令人短气耶！”女索视掷案上，曰：“是何足贵，儿牧豕走涧曲，见水底累累者皆是也。明当怀数枚归而奉母。”姬笑曰：“痴妮子，误以鹅卵石为银耶？”明日，女果怀数枚至，外虽花绣黝然，就石磨磨，光可鉴影。大惊喜。问多寡，云“遍涧底皆是。”佛奴趋诣村市，询于人，曰：“此古人窖藏物也。”归与母计。晨起，